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陸氏德明曰此本呂氏春秋後人刪合為此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柳氏宗元曰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漢儒措諸經以為大法然而政令有必俟時而行者若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季春利隄防達溝瀆備蠶器合牛馬孟夏勸農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孟秋納材葦

黃氏震曰中雖多雜秦制然以修人事以授民時庶

幾唐虞欽若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五行配五帝則本鄒衍五運之說而推衍之天子南面有常位而月異其處五輅各有用而時拘其色以全五穀六畜日用飲食之常亦隨時而變不太拘哉且五氣運而四時行天地間無乎不在苟拘於一則機緘不運何名造化大抵秦漢諸書多以先王遺說爲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爲博亦不特月令一書然也若其文詞與呂氏春秋異者則大約本文多是而月令傳寫爲訛間亦有是者當參考以定之

湯氏三才曰明王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時故舜

齊七政周協五紀自堯以來莫之有改也不韋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其書雖成于諸子而實摭列代之遺文雖紀于巨秦而實具帝王之舊制

芮氏城曰與先王輔相燮調之旨雖未必盡當質諸洪範庶徵之休咎亦未可厚非乃或害其精并譏其失摘其短并掩其長如王肅蔡邕謂非周公不能作柳宗元又貶爲近于瞽史皆過也又云杜佑通典言月令明堂馬融所增但鄭親師馬氏而目錄惟云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云云不言馬氏不知杜說何據也

萬氏斯大曰按月令每月首言日在此指日躔言俗所謂過宮也鄭注以日月會言之誤矣夫日月之會必在朔日而日躔必隨中氣故日月之會多在前宮如孟春以娵訾爲本宮而日躔末至月與至十月之會尚在玄枵餘月類推至日躔本宮月與日相去有遠至數宮者一晝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宮凡三十度有奇約二日有奇而月過一宮惟閏月後月之朔日月之行同宮然其相會之時刻亦未必與日躔之時刻脗合有先一二時或三四時者夫月之行速一日差日十二度有奇惟會在躔後則在本宮若會先一時則至躔時已約差一度先二時或三四時已差二度若三四時

是則日躔在朔雖行同宮而其會尚非本宮況日躔之朔速遠者哉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宮日躔一月一宮有閏月之歲日月多一會而躔次止十二宮也如以日月會言日在何以處閏月之一會乎又況記文止言日原不必牽月爲言也又曰按太皡炎帝黃帝少皡顓頊此五人帝配五行者也五時迎氣祭五行而人帝配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則五行之官是爲五行從祀於五人帝左傳家語謂之五祀者也此惟天子得祀之至戸竈中霤門行之五祀則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得行

之祭法天子七祀云云皆不可信說者謂夏祀竈冬當祀井月令冬祀行是記之誤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夫井水日用所資不輕于竈行非水類何獨祀於冬其理頗長故後世多因之又曰此等名號惟明堂自古有之其餘不見於他經必呂不韋以意定之欲施之平一天下之後者也然自古惟天子之始祖廟得稱太廟今以生人所居于其中堂俱稱太廟此何義乎不韋自成不韋之書吾還其爲不韋之制而已必欲多爲之說累爲乎

陸氏奎勳曰月令者馬融所作非作也集呂氏春秋

淮南時則訓以成書而托名周公以高自位置也然太尉秦官建亥秦正內中多不可揜護故鄭氏直指爲不韋作不敢曲徇其師說孔晁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此僞周書之序更無足辨余謂月令筆力勁陗勝於王制而拘拘於陰陽五行其識又在王制之下唐明皇御刪李林甫注而升爲禮經之首則過矣

姜氏兆錫曰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凡十餘萬言禮家刪定爲此篇稱月令者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

事爲之也

任氏啟運曰此篇本王者奉天出治語以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而雜取時政條附之蓋秦處西陲多未見成周大經大法故時政最大如冬至南郊夏至北郊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誦夏絃秋禮冬書皆弗之及特不韙將以爲秦禮而後亦不行也今考前此小正時訓猶存後此有淮南時則訓唐月令遞相祖述取四書及呂氏春秋本文攷其脫誤與王制相次以事殊以時別正相爲經緯也至與周禮異同

則秦漢代降後儒各據所聞以傳述苟有損益百王之大聖亦在所取裁也何過譽哉

齊氏召南曰按十月歲首疏已解明而諸侯及布德施惠云云疏未解釋蓋不韋好人之雄既爲秦相招集賓客著書亦欲取法前古立法定制以致太平其志非不壯也至始皇既併天下用李斯計盡去前古之制豈不韋所及預料者哉故月令中有古制有秦制相雜而成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參所林反或讀驂又日在營室淮南子作招搖指寅昏參中夏小正作斗則見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

爾雅曰正月爲陬斗柄建寅則日月會于營室娵訾之次寅與亥合也中正南也昏時參星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人君南面而聽天下故舉此以驗也

高氏誘曰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

姚氏際恒曰嘗考二十八宿之名三代未有即爾雅星名亦不全合而月令昏旦之中其不全合亦然蓋月令自據當時周歷而云也堯典惟見虛昴二星而火非房星鳥又無可徵自孔傳以鳥爲南方朱鳥謂朱鳥該南方七宿不知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等名此後世之說始見于曲禮而史記以列宿分屬之堯時

甯有此乎且于彼三時不言元武靑龍白虎何獨於
春言朱雀又虛昴以宿言何獨於房心之宿言火又
虛昴各屬秋冬何獨以房心二宿爲夏且以朱鳥該
七宿屬春觀此則其不可以列宿强合堯典明甚況
月令于列宿尙不全合而後人乃欲以月令强合堯
典尤惑之甚者也下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鄭氏曰
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仲夏昏亢中尙書
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星火總爲大火月令舉其月初
尙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仲秋昏牽牛中尙書云宵
中星虛仲冬昏壁中尙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

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熊氏云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鄭惟云弧在鬼南其實仍在井之分域此仲春昏弧中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曰鳥星與此同也愚按此說無論鳥非朱鳥七星即曰弧星當井鬼之間屬之朱鳥七宿矣若謂建星近斗斗屬北方玄武豈屬朱鳥乎孔明知之所以但舉井鬼而不言斗也陳用之曰書

于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于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于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

按此即襲孔說其言夏秋冬而不言春與孔正同大抵義理有所不通故其辭遁窮如此孔氏曰三統歷立春昏畢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歷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觽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歷在立春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蓋月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但二十八宿其星體

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則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耳按孔舉漢二歷以見日躔中星之不同乃是歲差之法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有餘歲日四分之一不足故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所謂歲差者如此自晉虞喜發其端而唐一行闡而已孔似未達斯旨乃謂星體有廣狹及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未免鶻突耳

朱氏軾曰中南也人君南面故以南方為中日月會于營室參尾昏旦見于南可知為建寅之月也

姜氏兆錫曰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參尾皆宿名餘月放此營室在亥娵訾之次孟春時日與月會于此也昏時參當南方之中旦則尾當南方之中後凡言在中者放此疏曰月令昏旦中星不盡與歷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故其昏旦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耳

任氏啟運曰今立春日在女六雨水日在危初此歲差也淮作招搖指寅唐作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心中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

齊氏召南曰按豳風作于周公凡所謂月者皆從夏正而周之正則以日目之可見夏時為不易也周禮言正月朔日者為周正建子之月凡言正歲者則夏建寅也

其日甲乙 句上淮南子有其位東方句

爾雅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月在甲曰畢乙曰橘

甲孚甲乙軋出也是時日行至角月從青道草木皆

解甲抽軋而出故以名日焉十干循環獨言甲乙以
木之屬也
彭氏廉夫曰十日名十幹又名曰十干謂十日出乎
天若木之有幹支應十二月若木之有支也
張氏虙曰天有十日以應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
有所屬甲乙屬春以春德在木也
姚氏際恆曰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陰
所以佐陽故鄭氏曰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故也孔
疏未明
陸氏奎勳曰立文太略不言日月合朔此右行之疑

所以至今未破

姜氏兆錫曰四時之日皆十干循環而其閒各有所屬春獨言甲乙者春時屬也

任氏啟運曰其日上准有其位東方

其帝大皥其神句芒皥與昊通句音鉤

馬氏端臨曰五帝之祀見于周禮五帝之義見于家語程子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如此則曰帝可矣何必列於五且于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岳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卽天不可

五岳不出地之中而謂五岳卽地不可
盧氏翰曰句者大起萬物擾也句者物之始生芒之
萌也
于氏曰其帝卽易帝出乎震之帝
姚氏際恒曰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自左氏記蔡氏之
言有句芒等五官名及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
諸説本屬荒誕而月令因之以爲五神又增配五帝
後人遂以爲君臣之號悉不足信也
姜氏兆錫曰太皞木德之君號伏羲氏亦曰包犧氏
句芒木官少皞氏之子重也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

德于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周氏發曰國語柳下季言法施民死勤事勞定國禦大災扞大患則在祀典故述烈山氏以下有禘郊宗祖報之別月令每月必舉其帝某某其神某某大約其人於此一時有功則遂主此一時皆人鬼也非謂在天之帝與神有此等名號

其蟲鱗

戴氏德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

高氏誘曰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魚屬也

盧氏翰曰東方蒼龍七宿木屬其類爲鱗故春則其

蟲鱗

朱氏申曰春則左而仁鱗蟲屬焉

吳氏澄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

姚氏際恆曰伺書于鳥獸言孶尾希革毛毨氄毛皆體察造物化生之意以知時令自是確當不易此以鱗羽倮毛介五蟲分配四季五行殊鑿且無意義

姜氏兆錫曰魚曰鱗蟲木之屬

其音角律中太蔟中去聲七豆反

國語曰金贊陽出滯

蔡氏邕曰太蔟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太蔟鍾聲相應

高氏誘曰角木也位在東方太蔟太陰氣衰少陰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竹管與太蔟音和

韋氏昭曰正月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陽氣太蔟達於上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以鳴下六字疑衍太史公云角動肝而和正仁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又曰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所言如此支離附合恐非真本今姑存之不

作深究

王氏喬桂曰太蔟長五寸四分自大呂益九分也向

於春陽曰隆也

姚氏際恒曰以五音配四季五行可餘說見中央土下同以十

二律配十二月可

陸氏奎勳曰裁竹爲管此古制也春秋內外傳周分

康叔以大呂唐叔以姑洗周景王鑄無射則已屬鍾

律矣況月令爲秦書乎乃鄭氏強註爲候氣之管而

諸儒皆傅會之愚按遷固所云黃鍾九寸徑一圍三

皆誤以鐘律爲律管後人依其法三分損益上生下

生不惟不可以調樂并不可以候氣魏杜夔嘗爲之而灰皆不飛隋毛爽再行之有應有不應卽應者亦遲速不等蓋裁管之巧秦人所不能知故漢儒皆以聽度若鄭氏因六吕之名六同而謂六律爲竹六吕爲銅尤屬無稽

姜氏兆錫曰五音角爲木單出曰聲雜出曰音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云竹爲之太蔟寅律長八寸中猶應也蓋每月陰陽之氣距地而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法用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應則灰飛而管通也

其數八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孔氏曰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併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併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併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併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併也是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

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愚按書之洪範自言五行易之繫辭自言陰陽奇耦各不相通鄭据五行解易辭分別天地生成之數今又以解易辭者解月令並謬也月令所謂其數八者固以五行言然亦非天地生成之謂孔疏引皇氏之說所不取者乃是

也蓋五行之始於一而爭於五故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以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必以水火木金四者合之而水火木金成土亦成矣若如鄭分成之數月令何爲但言成數而遺生數乎若曰以成數爲功故舉之夫生數統於成數成數本之生數生數豈反無功乎于是於中央推說不去則又曰言生數竊恐作月令者必不舉此遺彼及此同彼異之若是耳

姜氏兆錫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八者木之成數也

任氏啓運曰數八下唐有其性仁其事貌

其味酸其臭羶

班氏固曰物初出地故其氣羶羶者木之氣

鍾氏惺曰東夷氣羶亦一驗也

姚氏際恆曰五味配五行本洪範五臭則月令所增也

姜氏兆錫曰見於口者謂之味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氣也酸羶皆木屬

其祀戶祭先脾

高氏誘曰蟄伏之類始動生出出戶故祀戶脾屬土

陳俎豆脾在前春木勝土先之食所勝也

彭氏廉天曰戸者人所出入有功於人則祀之

馬氏晞孟曰五祀七祀不言所祭之地然惟司命泰厲未悉耳祭法王及諸侯言國門國行大夫士言門行則有國者祀此二神於國門大夫以下在家門而已中霤戸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于其所也隋唐以來祀之太廟皆本鄭註然孔疏言殷於廟周於宮竊意於宮爲當葢大廟以奉祖宗不當雜祭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若司命竈行於廟何與且泰厲乃古帝王無後者祀之於廟非我族類得毋曰相奪予享矣

姚氏際恒曰五祀之說見於曲禮王制及士喪禮其以戶竈中霤門行之名分配於四時中央者則見於月令也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皆無意義所以諸家之解悉不可通鄭氏曰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按五藏之位肺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下則肝爲中可直陰中之秋象脾非中何以直陽中之春一合一否餘可類推此一說之不可通也孔氏曰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

當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据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按謂腎則在後而當冬則肺在前宜當春矣何以當夏其或云稍前或云稍卻可見無一定之位故辭費如此何得據牲之五藏而當四時之位乎此二說之不可通也馬彥醕曰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夏祭先肺爲其火勝而養金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至其靜而辯于物于道爲復于時爲藏各反其本冬祭先腎爲是故也土於氣爲中而主五行心於形爲中而主五官中央祭先心爲是故也按此說尤

混于春夏秋以相先言于冬以所屬者言于中央以居中言一事而分三義此三說之不可通也吳幼清曰以人身五藏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于肺故候心肺二脉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脉在下部四時之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先祭心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先祭脾秋祭先肝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按如其脉部之說肝脾在中部土在中央正宜取脾

肝何以反取上部之心乎如其月行之說肝脾俱在中位何以知脾單屬春肝單屬秋乎亦無確義且脾本次于肝其謂肝次于脾者妄矣此四說之不可通也至明張氏執五行相勝之說謂中央先祭心心當作腎冬祭先腎腎當作心改古人之書以就己說益妄不足辨

姜氏兆錫曰在內曰戸在外曰門皆人所出入神實司之春祀戸秋祀門者春氣自內出秋氣自外入也祭先脾者謂以脾列于先也鄭註曰春先脾春爲陽中于藏直脾也秋先肝秋爲陰中于藏直肝也夏先

肺陽位在上肺亦在上也冬先腎陰位在下腎亦在下也季夏先心者心次肺也蔡邕曰祀戸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周氏諤曰五祀不言所祭之地孔疏言殷于廟周於宮竊意于宮爲當太廟以事祖宗不當雜祭他神焉氏晞孟之說如此愚按爾雅廟者堂室有序有廂者是焉以棲神之地解廟故有此疑若春秋考仲子之宮震夷伯之廟則宮與廟乃祖廟之通稱又云五行勝者則王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夏祭先肺爲其火

勝而養金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不知此但當云用其時所勝不當云養所遇勝中霤不先腎而先心謂土主五行居中心主五官居中尚可通至冬不先心而先腎則曰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靜而辨于物于道爲復于時爲藏牽强晦滯不如張氏虙云心當作腎土所勝也腎當作心水所勝也作字之訛爲直截老當

齊氏召南曰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皆祭其所剋季夏祭心則祭其所生冬祭腎則祭其所旺若以五行分配五臟則春肝夏心季夏脾秋肺冬腎醫家用之

以療病者也許慎據月令四時所屬即配所屬宜爲
康成所駁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淮南子振下有蘇字
上下有負字鴻雁來夏小正作雁北鄉呂氏春
秋云及淮南子亦云候鴈北唐月令作鴻鴈來

朱子曰唐月令作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
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鴈
歸後五日草木萌動後分六候放此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作候雁北當從之蓋仲秋之
鴻雁來季秋之鴻雁來賓自北而來南也孟春則自
南而北矣

姚氏際恒曰凡十二月每月二氣爲二十四氣每月六候爲七十二候皆後世所造月令固無之二十四氣始於漢太初歷七十二候後魏始入于歷而僞周書始妝點之爲五日一候故孔氏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據此皆撮取月令之文爲之者也而月令則不然其紀候每月多寡不一寡則或四多則或九又叙述參差每月取行文章法相配不于一處見之也徐伯魯習見後世歷書整排六候以月令之叙次隔越每指爲錯簡大可嗤也且月令紀候中多兼叙事如孟

春草木萌動下言王命布農事仲春玄鳥至下言祀高禖事雷乃發聲始電下言木鐸令民事餘不備述未嘗止爲一句如後世之紀候也又如季春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敘于毋伐桑柘之下孟夏以靡草死麥秋至敘于聚畜百藥之下季夏以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敘于燒薙行水之上餘不備述此取上下文義聯屬也此之不辨安得溺今以疑古乎上古作歷無所謂氣但有候耳堯時敬授人時旣審日月星辰又必驗之民與禽獸之閒此紀候之祖也下此多散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夏小正則專述其義蓋古人見候

之所著即可以定時以是令民事而布政爾若夫所謂氣分至啟閉此八者春秋分夏冬至立春立夏為啟立秋立冬為閉乃四時遞嬗之大端不可與其他竝列為二十四況其他亦即是候何必多增以名色乎觀此則月令猶為近古矣後世二十四氣固多增設而七十二候尤為附會也謂五日一候于何驗之謂每三分之以為七十二候夫氣之所至即為候氣與候又何以別之且必欲取盈此數便多牽湊之弊今以氣候二者考之于月令如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皆是也乃取以為氣何耶白露降既取以為

氣又仍列于候氣候相重猶可笑也言候者必準于六故于月令之多者刪之而月令孟冬止有四候曰水始涸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于是無以足其數乃取其命有司之辭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以爲二候焉不知孟春亦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與此反正何爲取此而遺彼乎且命有司之辭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四句文義貫通直下豈可截作二候乎更不通也鴻雁來呂紀作候雁北是不應仲秋言來孟春亦言來說見季秋下

姜氏兆錫曰此說寅月之候振動也上冰魚始上浮如冰然也獺獸名祭猶祭食之祭先以魚爲祭而後取以食也陽鳥大曰鴻小曰鴈來者自南而北也

任氏啟運曰小正作魚陟負冰淮作魚上負冰呂淮作候鴈北來作鴻鴈歸今本作來誤時訓合下草木萌動分六候云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云云又分雨水下爲第二章唐月令同後倣此

齊氏召南曰据漢志猶云立春驚蟄雨水春分左疏云太初更改節氣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倉音蒼通載如字陳讀戴上衣去聲下衣如字後並倣此

淮南子有東宮御次鼓琴瑟其兵矛

許氏慎曰个古作介蓋介夾也

陸氏佃曰鸞青鳳故青路曰鸞路

張氏虙曰載建之車上周禮交龍爲旂旂必有鈴

又曰近世夏休辨六服之色以袞如裘青草也鷩赤毳貨希白玄黑皆然案周禮司服注謂六服皆玄張說不知何據且如其說則春必服袞冕夏必服鷩冕矣不可爲訓

朱氏申曰左个以其介于左也案說文無个字書秦誓一介臣大學作一

个臣徐鉉謂即介字之誤

蓋左右个即左右夾室也

黄氏震曰器則疏鏤通達象陽氣之射出

徐氏師曾曰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爲金穀而鄭

曰木兒爲羊當屬金而鄭曰火蓋本洪範五行言之

或陰陽多塗不可一定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凡此車馬衣服皆取於殷時而

有變焉非周制也周朝祀禮戎獵車服各以其時不

以四時異按周禮亦非周制月令亦非殷制執周禮

爲周制謂月令爲殷制是兩誤耳殷禮孔子無徵豈呂不韋反得徵之

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則是王者聽政之所

南面嚮明而治終歲有大事必在於是焉可知矣而月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如是則春秋冬三時皆不得居明堂矣而冬時北面尤非所宜又以中央正位名爲大室僅于每季月之十八日居之如是則四時之正皆不居中央矣其以青陽明堂總章玄堂之大廟取配四時以各分之以爲左右个取配十二月以大室取配土王月計天子一歲之中凡遷徙其居者一十有六次十二月徙十二次季月徙四次是十六次也又如朱元晦九室之說十二月徙八次餘以隨室之方位開門故也四季月徙四次則亦十二次也不將日無甯處乎又車馬旂衣服悉分五色幾

同近世梨園子弟演劇花簇好看矣人之食性嗜好
不同恐不能拘某時而食某物又一切器用什物熟
習旣久豈能屢易大抵皆可言而必不可行者也倉
能釋者曰馬八尺以上爲龍若然則龍馬豈能必得
尤不可訓食麥與羊亦無意義鄭氏謂麥實有孚甲
屬木或謂麥爲火穀或謂麥以金王而生當屬金皆
無定論鄭氏謂羊火畜時尙寒食之以安性夫曰禦
寒則冬時尤宜食何以不食乎或謂羊屬土或謂兌
爲羊當屬金亦無定論餘三時放此不詳辨
姜氏兆錫曰靑陽者明堂之東堂左个謂東堂之北

偏凡明堂四旁皆謂之个也鄭註謂大寢東堂者借言也朱子曰論明堂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方爲青陽太廟東之北爲青陽左个東之南爲青陽右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北之西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其左右个則玄堂右个即青陽之左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之左个但隨其

時之方位關門耳古人制事多用井田之遺法此恐然也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而夏秋冬言色與名者互文也馬八尺以上爲龍服玉謂冕佩之玉食麥與羊未詳鄭氏麥爲木羊爲火畜之解疏謂木五行傳而言然例之他時亦多不合則四時所食及犧嘗麥雛嘗黍之類皆闕之可也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淸疏而通達也

朱氏軾曰明堂九室制如井田正中一室爲太廟太室東西南北四中室爲靑陽太廟明堂太廟總章太

廟玄堂太廟俱謂太廟者以饗神于是也其四隅四室爲左右个个介也以副于中室之側也青陽之右又爲明堂之左左又爲玄堂之右餘放此正中太室夏季土王時居之四時仲月居四方中室四隅四室一歲兩月居之孟春所居之青陽左个即季冬所居之玄堂右个東西南北各如其向先儒所論大率如此又吳文正公謂此記所爲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別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陳氏謂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

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東居西北土王之中居中此說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矣

陸氏奎勳曰謂每月聽朔所居也先儒皆指爲平居豈有食息于明堂太廟者耶明堂之說紛紜不決鄭氏有十二室差得之朱子謂室止于九青陽左个即元堂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似簡陋而不合于制吳幼清疑以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爲嫌又云冬寒而北面尤不可居余謂鄉飲酒義曰天子之立也

左聖向仁右義偕藏亦屬暫時行禮而言草廬自誤認耳

方氏苞曰陳氏據孔氏曲禮疏謂王有正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正寢聽政小寢燕息小寢一居中四居四角春居東南夏居東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或據以釋此記非也小寢五不宜用明堂之制且與此記左右个不合周官閏月太史詔王居門終月則此記謂居明堂聽政明矣門中可居以終月且與擯御同居乎

齊氏召南曰陳澔謂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

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
曉又按孔子言乘殷之輅木輅也殷世朴質而服色
尚白則衣服車馬崇隨四時以變易乎康成特以非
周制而疑其出於前代耳又按周禮大宗伯唯青珪
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用其
方色牲幣不同耳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

當先去聲齊音齋餅入聲篇內並同還與旋同

張氏虙曰天地之大德固難形容至分而爲四時則各有所在凡見於萬物之生者皆木之德也迎之郊重其至示敬也又曰迎其氣非有神矣

陳氏祥道曰迎青帝配以大皞從以句芒迎赤帝配以炎帝從以祝融以及中央秋冬之禮亦然

萬氏斯大曰迎春于東郊還反呂氏春秋反作乃屬下句讀

姚氏際恆曰按帝太皞神句芒等名本左傳其所言迎春於東郊或如賈馬蔡王之說謂卽迎大皞句芒

猶可也鄭又別據緯文謂蒼帝靈威仰炎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尤爲誣誕矣孔氏曰鄭獨以爲蒼帝靈威仰者以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大皡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按禮器饗帝于郊卽郊祀上帝之禮豈所謂靈威仰乎且既曰人帝亦當能使風雨寒暑得時不然祀之何爲乎然記文亦祇言迎春于東郊未嘗言祭某帝總不必以某帝實之耳

陸氏奎勳曰鄭註祭蒼帝靈威仰于東郊之兆也余謂天子祭天地帝者天之主宰一而已矣民無二王

天可有五帝乎若五方之神乃祔于地者以時祭之不過如詩所云方祀而已自月令沿秦舊制有五帝稱已惑于五德之説然依賈逵祭典之説迎春于東郊而祭木帝大皡即伏羲也從以木官之句芒即少皡之子重也五方有神配以先代有功德之君臣義猶可通鄭氏信春秋文耀鉤盛稱所謂威靈仰赤熛怒者惑後世而瀆典禮其失非小孔疏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冕祀五帝以證之亦爲不善讀周禮者矣姜氏兆錫曰大史禮官之屬謁告也迎春于東郊祭太皡句芒以迎之也

方氏苞曰易大傳曰帝出乎震則元氣發動實有主宰以鼓其出入者迎春當祭位東位而主春氣之天神以配大皞句芒從祀康成專主緯書固爲蔽惑賈逵馬融蔡邕謂獨祭人帝及其臣亦偏而不該盛德卽帝之神所以妙萬物者實不及諸侯者諸侯來朝錫予有常典也注德謂善教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是也教典故曰布歲有豐凶事有變遷則政教當革易以從宜故于歲始調劑而布之慶行于有位者惠則施于庶民

齊氏召南曰周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攜周語

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是也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離鄭讀儷又如字貸或同

蔡氏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案日躔每日一度故日在月每日經十三度故日歷

徐氏師曾曰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

萬氏斯大曰宿離不貸呂氏春秋作不忒

姚氏際恒曰鄭氏多以月令爲殷禮獨因此處典法二字可合於周禮六典八法遂以凡日月行度之離宿謂離讀如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相與宿

偶當審候伺甚矣其姦也宿留止也離經歷也郎詩月離於畢之離謂候日月星辰留止經歷之處爲祥爲災無令差貸也

姜氏兆錫曰守典奉法周官大史所謂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六法以逆官府之治也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貸謂假借也經紀猶言度數初舊也謂推步之舊法也此則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於官府都鄙也

周氏發曰孟春命大史守典奉法典常也郎下以初爲常之常法郎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之法王者所重在授時治歷故堯首命羲和舜先齊七政月令迎

春命相布德之後政無大于是者鄭氏以周官六典八法證守典奉法所謂似是而非也玩文注乃命大史八字是題下事不當牽合周官大凡三禮中其偶異者固不必比而疑之其偶同者亦不必強而合之也

方氏苞曰典歷象舊籍也法推步候驗之成法皆治歷之事注作六典八法非也離麗也陳氏集說以宿爲止離爲行非也日月星辰之行晝夜不息不可以行止相對而言詩云月離于畢亦謂所經歷耳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風雨

齊氏召南曰按陳註誤宿離卽承上句日月星辰言日月星辰所止曰宿所行曰離不貸言占驗不可差忒也注以馮相保章相與宿偶解宿離二字則鑿矣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參音驂帥入聲推吐回切勞去聲

朱子曰保介蓋農官之副

陳氏澔曰車右及御人皆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

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案保介朱子以爲農官之副則不得爲車右矣或者以祈穀爲農官所有事而偶得參車右與故以朱說與注並存之

張氏虙曰應劭云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帝籍即王籍也

盧氏植曰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籍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又曰帝天也籍耕也又曰天子耕籍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耜三伐廣尺深尺伐發

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之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

萬氏斯大曰措之于參保介之閒呂氏春秋參在於上

姚氏際恆曰此言祈穀不言郊然亦可謂郊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乃祈穀之郊而非郊天大祭之郊也上帝郎天鄭謂大微之帝帝籍郎天子之田鄭謂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皆誕妄孔氏疏天神之田曰國語謂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

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其上帝故曰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按虢文公又曰民之蕃庶于是乎生則何不可謂之民田而必謂之天神之田乎出說如此保介郎田官之副鄭氏謂車右亦非周頌吁嗟保介而云如何新畬於皇來牟若車右之勇士何必問之以新畬來牟乎御車右也

朱氏軾曰參保介之御間御侍也與下皆御之御同謂置耒耜於參乘甲士所侍之處也又呂氏春秋參字在于字上謂措耒耜參錯于保介之間更覺直截

陸氏奎勳曰鄭註保猶依也金華應氏云保介謂神

之保右介助乎農者說皆未安集說補正云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所以備非常而保護之也故曰措耒耜于參保介御者二人之間

姜氏兆錫曰元之言善謂卜辛日之善者也郊祭天配以后稷而祈穀也元辰郊後之善日稱辰變文也元日卜而用之故重其詞曰以元辰則擇取之而已

故曰擇也保鄭注猶依也陸氏猶護也介甲也君車必以勇士保王衣甲居右而參乘故名參保介也措置也之猶及也天子在左御者居中參保介在右而耕器則避君而置於參保介及御者之閒也親載之

者以敬帝也避君而置其間者又以敬君也帝籍謂籍田也方氏曰以其借民力以耕故謂之籍又爲粢盛以供典籍故謂之籍也九推而止者其後庶人終之也御侍也耕燕皆有大夫而推數無大夫者從卿也獨士不與耕燕者卑故也

周氏發曰元日元辰日辰一也孔氏頴達以干屬日以支屬辰盧氏植蔡氏邕以爲陽事用日陰事用辰皆可不必　又曰孟春祈穀爲耕籍而祈也上帝郎天也祈禮與大郊恐有別未必以后稷配參乘副車也保介農官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副車及保

介之車中非天子車中參御之間亦非天子車中有保介也帝籍即籍田尊之以爲此祀帝之田與下經神倉相對古字通用言典籍者非

方氏苞曰參保介者參乘之保介也加參者明保介即與天子同車之車右也如曰措之于保介之御間則似別有保介之官乘副車以從而無以顯其即天子之車右矣天子居左御者居中舉車右則知不措于天子之旁矣蓋恐尊者動作偪仄也

任氏啟運曰呂氏春秋大夫亦九推此不言從卿也

又曰唐上有雨水之節云云別爲第二章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上時掌反

又唐月令無此節陳澔連下節今分

吳氏澄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交泰故草木發生於其時

任氏啟運曰唐無此節夏小正初歲祭耒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術遂同相去聲阪音反又蒲版反隰音習道法聲

張氏虙曰既蠶也

朱氏申曰言農事之所以飭者由準直之先定民無所惑而一於耕也

胡氏詮曰鄭以田爲田畯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姚氏際恒曰審端徑術鄭執周禮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術作遂不知術遂古字通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

朱氏軾曰五穀句補足上文宜字宜即五穀種殖之宜也田事以下註謂說所以命田畯舍東郊之意愚意飭田事謂土地五穀之宜準直謂封疆徑術既字先字與乃字相應謂所以如是者蓋必田事既飭準

直先定而後民有遵守而不惑也

姜氏兆錫曰布宣也天地交而萬物通故命先布農功田謂田畯舍居也舍東郊爲春也其修飭則徧于四方矣故稱皆也封疆謂井田之界徑遂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也準直猶言準繩也封疆恐其紊故須修徑恐其夷遂恐其塞故須審以揣土地有剛柔燥溼五種有宜否故須審爲相凡此皆必田畯躬親教飭先定其準繩而後農民乃無疑惑也

方氏苞曰後世郡縣獄訟出于爭田界水道墓地者十六七瀆日相持吏疲于聽斷民失其作業蓋由此

疆彼界乃郡縣吏所不習一旦有爭即親履其地無由別其眞僞周官司徒之屬有遂人以掌田萊溝洫宗伯之屬有墓大夫居墓中之室以巡墓厲民有爭質即時可決且耳目素習姦人無所施其變詐此吏治所以不煩而民安其業也此記命田舍東郊審端徑遂猶有周官遺意然詳考篇中所載補地政乃秦開阡陌後所用爲補苴之法若遂人之職不廢又安用此紛綸哉　又曰同日邱陵而其土地又各有所宜阪險原隰亦然

齊氏召南曰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注云若泥勝

之術也賈疏曰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故云氾勝之術也

任氏啟運曰淮無二節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淮南子無此節

高氏誘曰樂正樂官之長入學教國子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徐氏師曾曰周禮大司樂教國子以習舞之事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樂師教小舞有帗羽皇旄干人六舞大胥正舞位序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也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籥師掌教

舞羽籥司干掌舞器舞師掌教兵舞羽皇四舞以供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凡野舞皆教之此獨舉樂正總其綱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又於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下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鄭謂前習舞爲將釋菜是釋菜用舞也後謂將舞必先釋菜是釋菜不用舞也前後矛盾按文王世子曰釋菜不舞則釋菜本不用舞故孔氏無說而詳于仲春之下餘亦詳彼處

姜氏兆錫曰樂正樂官之長修註謂省錄也周禮大

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序樂以祭享祀故習而修之此命順時以行禮也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仲春上丁乃命樂正習舞釋菜以此若仲丁之習樂以季春將大合樂孟脊之習合禮樂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仲夏之修鞀鞞之類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季秋之習吹以是月將大享帝季冬之大合吹以樂其成于終也愚按方說謂將釋菜而習舞蓋本鄭註也然鄭註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則固謂將舞必釋菜與前若相反何哉蓋樂與祭二者多相連有起于祭而習樂者有起於習樂而祭者如記及詩書

凡因祭而言樂者是義起于祭也如此篇孟春習舞及其下習舞合樂而或言祭或不言祭者是義起于樂非起于祭也故仲春因舞言祭而天子以下往視季春言樂不言祭而天子以下亦往視明其爲舞與樂非爲祭也今通攷四時孟春止習舞仲春乃大合樂孟夏又合樂于禮仲夏乃大修樂器習之序樂事皆相因季秋季冬時習吹者吹以入聲較難故耳故曰義起于樂也學者詳之

任氏啟運曰周禮大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序樂者習舞時教之正業也蓋春樂秋禮者陰陽之大分就

樂分之則舞鼓動爲陽吹籥定爲陰故春習舞秋習吹也鄭云爲將釋菜非 又曰淮無此節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牝頻忍反）

高氏誘曰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以植嘉苗故祀之毋用牝尚蠲潔也（案大祀皆不用牝以牝有產育之事不蠲潔也此山林川澤亦不用則以鄭傷處妊生爲確）

彭氏廉夫曰牛羊曰犧將用曰牲

徐氏師曾曰修祭典凡一年所當祭者皆舉而列之

姜氏兆錫曰此又命順時以行德也命毋用牝者非其時牝可用孟春不可傷孕字也獨祀山林川澤言

之者祀大神祇雖非春不用牝矣

禁止伐木

高氏誘曰春木王尙長養也

姜氏兆錫曰禁止伐木者盛德在木也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覆音福夭烏老切麛音迷卵力管反）

高氏誘曰蕃庶物也

張氏虙曰凡此皆方春物生遂其性也

萬氏斯大曰按魯語澤不伐夭韋昭註云草木未成曰夭此文已及孩蟲胎飛鳥又言毋麛毋卵則恩及

飛潛動矣天字從國語解則植物亦得所益見周主上文禁止伐木則成材者也

朱氏軾曰蟲之孩者凡物之胎者夭者鳥之學飛者皆不殺獸之麛鳥之卵亦不殺不毀此四時皆禁而孟春尤謹故特命戒之

姜氏兆錫曰孩蟲蟲方稚者飛鳥鳥初飛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獸子曰麛鳥子曰卵毋覆殺麛卵遂其生養也

周氏發曰毋覆巢是泛言毋覆鳥巢孔疏乃以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此月亦禁爲言遠矣

毋聚大眾毋置城郭

張氏慮曰毋聚大眾不集大師徒毋置城郭不輿大力役

姚氏際恆曰毋卵王制云春薦韭韭以卵與此不合

毋置城郭大抵謂春方發陽勿爲蔽固之義

姜氏兆錫曰聚集也置造也恐違耕作故毋聚置也

掩骼埋胔

姜氏兆錫曰骼者枯骨胔者漬肉也爲隱其死亾故掩埋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

始

高氏誘曰春當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

任氏啟運曰淮無此節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陳澔連上節令分

彭氏廉夫曰天道即上文春氣時令之類當奉若而不違地理即上文農田土地之類當經理而無失人紀即上文禮樂賞賜之類當循行而無悖此三句總結上文

朱氏軾曰變道絕理亂紀俱就稱兵言

姜氏兆錫曰天地大德曰生春則生德之盛也兵凶

戰危不得已而禦寇可也兵是我起自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哉此蓋謹飭兵刑之意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猋音標莠音有摯音至種上聲又雨水呂氏春秋作風雨大摯淮南子作大雹下有正月官司空其樹楊陳澔分三節今合一節

高氏誘曰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草木槁落不待秋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木仁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

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而荒穢滋生春陽也

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其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

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

入

張氏虙曰氣寒故春當先種者不得入土

吳氏澄曰亥屬水亥氣乘陰故水潦爲敗冬陰勝春

陽故雪霜大至春寒傷稼種故不收成

陳氏澔曰行夏令爲巳火之氣所泄秋令爲申金所

傷冬令爲亥水所淫也

萬氏斯大曰按諸家于行令俱云君于孟春行孟夏

孟秋孟冬之令仲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餘倣此又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愚謂人君行令或失于怠或失于忽必無擇時而失者也必若諸解是孟月必擇孟月而失仲季必擇仲季而失矣且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為失令將孟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及季夏季秋季冬之令為非失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則感召咎證如此設人君於孟月有行仲季令者即無所感召乎記文言此戒人君行令不容差忒解者當渾融以會其意若過為

分析反失之矣或曰如此則寅申巳亥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其數不相應柰何曰咎證之應或以其類人君之行令不能保其孟月必不行仲季之令仲季必不行孟令也再按每月之令有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有可以常行者有是月不可行卽他月亦不可行者卽以孟春言之如迎春祈穀耕籍布農諸事此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也如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守典奉法掩骼埋胔諸事此可以常行者卽行之他月必不召災也至如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兵戎從我起諸事此是月不可行卽他月亦不可行行

之不但如記所言咎證之應已也然則所謂行某令行某令者豈犯其所禁如伐木覆巢諸事乎然此瑣瑣之事必非天子自行而謂君於某時行某令則咎應如此其說終未可通反覆思之蓋天時之失令也其咎應則如今之田家占驗也曰若是則人君失令可弗恤乎曰吾非謂人君可以失令也特就所應咎證驗諸所行之令有以知其爲天時之失若夫人君之令已詳于每月從之則得違之則失不旣昭昭哉

姚氏際恆曰摯至同尙書西伯戡黎大命不摯蔡氏謂傷折非月令于每月之末皆作此一段註疏各有

誤解向來皆踵其誤無有覺者今詳之其云孟春仲春季春行夏令者於此則分言三月于彼則統言一時不定謂孟春行孟夏令也鄭氏于孟春行夏令曰巳之氣乘之按孟春行夏令曰雨水不時仲春行夏令曰國乃大旱季春行夏令曰時雨不降此三句文異義同不過謂夏屬火則水少之義何所別巳氣乘之爲雨水不時午氣乘之爲國乃大旱未氣乘之爲時雨不降乎餘倣此不備論且本文亦有不足盡據者如草木蚤落當屬秋何以屬夏孟春行秋令曰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曰民多疾疫民疫屬秋又屬夏

其義何居餘亦不備論是其正言四時月多游移之病況可謂此之孟仲季月必合彼之孟仲季月乎此註之誤解者也若其謂每月行某令則應某事者蓋指天道變常陰陽舛錯則災沴之應乃有如此而人主鑒是所當預爲修省以維持調護之之意自在言外如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則當防患行秋令其民大疫則當救疾行冬令首種不入則當備荒其義如是焉爾而孔氏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適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與此以下論政失致災之事此蓋拾劉向五行傳之餘說初非記

文意也試即依其以孟春行孟夏令言之孟夏之月所施之政如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毋大田獵斷薄刑决小罪出輕繫等事豈天子於孟春時或一行之即足以招災致害乎餘不備論是其說必不可通所以後儒多疑之黃叔暘曰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物之與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法之機此篇云反某令則有某應則是四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者其限于時而廢闕者多矣洪範論休咎槩配五行孔子作春秋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也若必著之一有不

中其不息且玩乎郝仲輿曰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
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劑權時用中非非舉一廢餘也
若謂某時反某令則召某災十二月各專一事而不
相通政之拘于時廢閣者多矣按上二說固是但不
辨疏之誤解而歸咎于記文非也此疏之誤解者也
姜氏兆錫曰孟春行夏令巳火之氣所洩也恐驚也
人君於是時而行政令有犯此者則感召咎徵如此
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
三時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三時季月之氣乘
之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也　又曰上云毋變天

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令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人與天地共相感動也失則應亦如之雨水不時天也草木發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內三才俱應者多二才應者亦有之三才中或先天或先地或先人爲害重者先言之無義例也後皆放此行秋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風總至會合而至也藜莠蓬蒿皆惡物行冬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猛也猶摯獸摯鳥之義首種稷也百穀惟稷先種也按十二月失令稱五行所淫所洩所損所傷所應不同者生我謂之淫我生謂之洩尅我謂之

傷我尅謂之損比肩謂之應也後倣此

任氏啟運曰呂淮作風雨霜雪大摯淮雨霜大雹下

有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五終

浙江書局重刊

鄒寶僡校

吳錫庚校

張景雲校